

19秋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交流小结

2020-11-29 23:39:07

世界尽头是他乡 犹记得在我大二第二学期的某门专业课的课堂上，老师问我们对俄罗斯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时候，我脱口而出四个字，“地广人稀”。没错，在我真正踏上这片广袤土地之前，我对它的印象仅仅停留在初中的地理课本对它的描述。然而，镜头一转，是我第一次独自走在熙熙攘攘的涅瓦大街上，看着一张张东欧人的面孔向我走近，又擦肩而过。我第一次有了实感——原来，我真的来到了异国他乡。在临行前，我父母在某旅游app上搜索俄罗斯的旅游游记，反复告诫我，莫斯科和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里小偷很多，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包。然而现实是，除了那条涅瓦大街，你很难找到有什么地方前后50米之内是有人的。当然，这话有一定的夸张程度，但的确有效地宽慰了与我隔着好几个时区的父母。我在复旦的俄语外教老师，是土生土长的彼得堡人，她会劝诫我们，最好不要独自出门，晚上最好不要出门。但显然，要做到这两点很难，就比方说，来到彼得堡的第一个礼拜，我和室友参与了大学的迎新活动（通俗来说就是半夜酒吧蹦迪局），显然这其中的真实情况，超出了我们的预期，于是我们在半路偷偷溜了出来，到涅瓦河边看“开桥”。其实人生是一场巨大的冒险，尤其对于年轻人而言，在保持头脑清醒，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，应该多出去闯一闯，去看看这个世界和长辈描述中的有什么不同。多用眼睛去看，而非用耳朵去听，或者说单纯去臆测。



现在回头看这半年的交流生活，其实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：从心理上正式“断奶”，以“社会人”的身份行走在这所大学之中。我生在上海，长在上海，就读复旦，因为母亲在复旦下属的公司工作，就在邯郸校区附近办公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从未独自面对很多生活上的困难。就是这样懵懂无知的我，独自走在涅瓦大街上第二次感到一种莫名的离愁别绪。第一次有这样的情绪是我独自在成都转机（同行的伙伴早我一步入关），一个人慢慢走向出关关卡的时候，当时，我正好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，问我是否一切安好，我略带哽咽地回答，让他们放心。但实际上，我也隐约对于未知生活产生了一些焦虑与恐惧。而走在繁华大街上的我，一个路痴的女孩，根据谷歌导航，寻找入学测试的考点。那一刻，我体会到了留学生生活的艰辛——不仅要操心自己吃住行的问题，还要承担学业上的压力。说到学业，在报道完的第一个礼拜，我们参与了两场考试，根据语法、阅读、口语和写作的能力，将学生分为9个班，编号数字越大，表示俄语水平越高。我被分到了8班，但其实，我自认为水平没有到达那个班。我觉得中国的学生都比较擅长考试，所以同等分数的中国学生和欧洲学生相比，欧洲学生的水平更高，加之他们的母语也是西方语系，所以他们的优势非常明显。一开始我也会因为不自信而上课参与度不高，觉得自己的俄语水平很烂，也不愿意开口和老师交流，甚至想要转到低一级的班级。但还好，和我同班的有两个北大俄语系的女生，在她们的鼓励以及帮助下，我渐渐地跟上了班级的节奏。渐渐的，我也喜欢上了这个班级，虽然班级里的同学来自各个国家，信仰不同的宗教，在讨论难民、死刑、生育等问题时，也会有激烈的思想交锋，但我怀念和这些可爱的同学们一起度过的这个学期。从九班调到我们的捷克姐姐和我三次都分到一起小组讨论，就算上课她语速比老师还快，但讨论的时候还是很迁就口语差的我。她也会在我坚定地说我不是有个健康生活习惯的人的时候，开始大笑，好奇地问这问那。我也会感叹卸掉了东欧女孩特有妆容，化淡妆的东欧女孩怎么都能清纯好看成这样！一天来学校一天不来的韩国小哥是个和承衍（某韩国男团成员）有着读音相似名字，长相也很韩国欧巴的男孩子。某天我举着扫把在电梯和他尴尬相遇，开始尬聊。当他从我的口中得知期末或许没有考试的时，那句really还真是透着过年般的喜悦，我也是从没见过他的眼睛睁这么大。英国女孩们现身说法丝巾的一百种搭配，是平时高冷，但一听马雅科夫斯基（某帅气苏联诗人）大名就发出迷妹尖叫的神奇女孩子们。每次课间听欧洲人列举各种翘课原因，每次早课结束前教室坐得满满的，谁能想到老师迟到十分钟过后，这间教室的门平均每十分钟会被下一个迟到的同学打开。每次造句作业，无非是尽管天气很冷很糟糕，我还是来上课了，或者是天气太糟糕，我觉得睡过去，才是正确的选择。



(九点和十点半的教室窗外)



(追到了极光)

当然了，我这半年的生活也是留有遗憾的。比方说我没能交到外国的朋友，虽然有不少认识的同学，但很遗憾没能有深入的交流，而我的俄罗斯语伴也并非很social的人，在繁忙的课业压力下，我能和她见面的次数也屈指可数。在陌生的环境下，人总是容易封闭自己，我也不例外，希望今后的我，如果还有出国留学的机会，能够更开朗一些，更social一些。对于现在的我而言，俄罗斯更像是我的第二故乡，即便它经济不如别的欧洲国家，尽管生活上有很多不便利的地方，但我在那里一下子长大了。我学会辨认不同部位的猪肉，学会设置宿舍的wifi；体会过陌生人的善意：曾被俄罗斯大妈手把手教着挑番茄，也曾白雪皑皑的高速公路上狂走的时候，被交警救下，直接送到目的地。



(我急速行走的高速公路)



(冬宫广场) 多么感谢外事处能够给予我们本科生这样优越的条件，得以放眼看世界。我想这是人生旅程中不可多得的一份经历。